

因緣與中道

內山興正著

王怡婷譯

如果要更深入地探討佛教的生命概念，我們應該從因緣和中道的教義著手。當我談到「自我」(self)安住於它自己時，我當然必須去質疑「自我」究竟是什麼？因為佛教所講的「自我」和我們平常所說的「我」有很大的差別。它的意涵不僅是和「自我」這個名詞有關，而且也和我們所處的世界有關。佛教看待這些東西，和我們平常的思考方式是截然不同的。佛教的教義把「自我」解讀為生命，而「自我」所安住的生命世界，則是因緣和合，依於中道的。所以，為了要讓讀者正確地理解——禪定中「自我」是安住於它自己的佛教意涵，雖然這觀念似乎有些迂迴，我仍必須去談一談因緣

和中道。

早期的佛教經典名為阿含經 (Āgamas)，或稱尼柯耶 (Nikāyas)，其中直接談到以下的教義：「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；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。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」因緣和中道的教義在這段引述自古代經典的經文中有完整的解釋；再者，這裡所顯示的，是大乘佛教最中心的精神。雖然這段經文太過簡約而不易被人理解，但是，我們仍可以就日常生活去體會它的意涵。

沒有任何一件事物是單獨存在

經典中提到的因緣是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」這意味著什麼呢？意思是：所有具象的實體，依賴不同的條件而產生，它們總是建立在這些條件下，永遠無法和這些因素分開。而所有抽象的物體，是因為它們彼此的關係才有意義。按照這個理論，這裡說的是：沒有獨立的實體，亦即沒有任何一件事物是單獨存在的！

且讓我拿我自己本身做為例子。通常我們認為我們的「自我」是一個獨立個體，是持續存在的。然而，如果我們仔細思考，一點都不是如此。我有一本蒐集從兒童時到現在的相簿。這幾天，當我翻看著相簿，心裡充滿了非常奇特的感覺。這本相簿清楚

地顯示，我隨著歲月增長所經歷的改變，我的面貌和體型隨著年歲而有如此種種的變化！我只能對生命的不可思議而感到驚訝。在這個不斷的改變當中，有什麼是持續不變的？眼睛下方的胎痣，頭部特殊的斜線條，只有這些沒有意義的標誌保留住。如果說「我」就是歷經歲月持續不變的部分，那麼這個胎痣和細細奇形怪狀的頭，就是真實的「我」了。因而，我不得不懷疑，究竟這些照片，真的都是同樣的「我」嗎？

不只是人的外表，內在也一樣，是逐漸地新舊交替和改變的。所以，沒出現在照片裡的內在，也是一樣地經歷種種的變化。

再說，我思想的內涵，之前所談到的「我」，已經徹底地改變。從剛出生的嬰孩到兒童、青少年、成年，到現在的老年。不只這樣，實際上，現在的「我」，是一個不間斷的意識流。然而，我們總是在某一個時刻的瞬間，執著住意識流當成「我」。

在這一點上，我們做為「我」，其實和蠟燭的火燄非常像。當燈心周圍的蠟油熔解並燃燒時，它在蠟燭的頂端放出光芒。通常放光之處，維持在相同地方且呈現一個固定的形狀；這似乎沒有改變的形狀，我們就當做燭火。那個我們稱為「我」的東西類似燭火；雖然肉身和心靈兩者都是不間斷地流動變化，但是因為身心保持一個似乎穩定不變的形體，所以，我們就認定它們是「我」。事實上，並沒有實質的「我」具體存在，只有不間斷地流動。這不僅對有情生命的「我」是真確的，對世間萬物也都是

如此。在佛教當中，這個真理以shogyo mujo（日文）來表示，即是三法印中的第一個「諸行無常」，所有的事物都會流動和改變；而shoho muga（日文），即是三法印中的第三個「諸法無我」，所有事物都是空幻不實的。

無常是抓不住的，但這絕非表示生命不存在。我們就住在無常的流動中，維持一個暫時的形體，有如河流當中的漩渦。雖然水總是流動，而漩渦像燭火一樣，依從各種不同的條件生起，形成一個看似不動的形體。依據不同條件情境而產生的這個似乎固定的形體，就是因緣。以燭火為例，因緣就是蠟、溫度和空氣；以漩渦的來說，它就是水流的流量、流速、地形等等，這些形成漩渦存在的條件。

不僅是漩渦和燭火，事實上，宇宙間每一件東西，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來思考。舉例來說，從現代的自然科學來驗證，我們能體會到，不管多麼堅硬的東西，它其實跟燭火及漩渦並沒有什麼不同，外在的堅固只是程度的問題而已。

正確認識「自我」

現在，讓我們回到「自我」的這個問題。當然，「我」也是一個因緣的存在，是無常的，同時以一種特別形體存在。佛教教導我們：對「自我」的執著，把它當做是個堅固的實體，這就是我們貪婪、憤怒、痛苦、爭吵的來源。我們必須徹底反省：自己

並不是一個實體的事實，而僅是因緣和合的存在，這是非常關鍵的。

我們所認為的「自我」究竟是什麼東西？肉體上來說，這個「自我」來自精子和卵子結合；再結合一些條件，像溫度、濕度、營養之類的而形成。造成我們的心靈或個性又是什麼呢？再一次，我沒有選擇這個「自我」，而只是無意識地在母親的子宮內接受生命，（佛教稱為無明，日語為*munyo*），我接受了自己個性的基礎，還有某些從父母遺傳的因子。我出生的情境也決定了我出生的年代、我的國籍、家庭環境。在我不知情中，我已被依照我的特定社會所教育，並將我在這個環境的經驗內造化。這樣透過一套偶然因素組合的因緣，形成了現在我所持有的觀念。

所以，我們的「自我」是一種隨機因素和情境的組合，而非一般人所誤解的某些整塊的東西。這個「自我」可能受執著妄想所迷惑，但由於它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個體，這個執著妄想的個體也會毀壞分離。生命的真正事實是由佛陀教義中「十二因緣」所呈現出來的，據說觀透十二因緣，是佛陀開悟的起源。

目前且讓我們將迷惑妄想的重要問題，也就是把「自我」當成一個獨立的實體，暫時放在一邊：進一步專注在「自我」問題的本身，也就是「這個因緣」。雖然因緣和合的自我僅是一個組合，就以它擁有隨機因子組合的形式，它並非不存在。這正是前面摘錄自《雜阿含經》中的經文「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」的重點。

但是，如果現在的「自我」不是不存在的，我們能說這是一個永續存在的個體嗎？不，相反的，「自我」是每分每秒都一直在分解與變化成新一種形式。這就是「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」的意義。

因此，「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。」這意思是，我們自己的生命不能執著為一塊東西（存在），也不能執著為不存在！換言之，不被自己的思想所纏繞，所謂中道無非他物，就是如實觀因緣，時時刻刻，如實觀我們生命的本身。

所以，佛教裡的中道，並不是在我們腦海中所浮現的意念，採取某種中間的立場，也不是一種妥協的行為。而是，我們執著於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觀念。修行中道的意思是：去破除所有在我們心裡所設立的觀念，不固執現實為任何特定的東西，要放開思想之手，讓生命回歸到生命。

【編者按】本文譯自簡·史密斯（Jean Smith）編輯的《心輪》（Radiant Mind: Essential Teachings and Texts）。本書由 Riverhead Books 出版社出版。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。